

## 论《山海经》神话英雄形象的共性特征

陈富元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8)

**摘 要:**《山海经》一书中的英雄神形象,都功高盖世,具有某些方面的共性特征。女性多为半人半兽的人兽合体,且兽性特征突出。男性英雄神,虽然还有半人半兽的人兽合体神形象,但人性的特征较突出,甚至强调人性和神性的统一,出现了神性和人性共处一体的英雄神形象。由于《山海经》神话构象方面表现出的高度整一性,使得神话英雄形象在性格方面缺少变化,具有平面化、扁平化的特征。

**关键词:**山海经;神话;英雄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12)04-0091-04

《山海经》神话中既有人类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女性神话英雄形象,如西王母、女娲、精卫、羲和、常羲等,也有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男性神话英雄形象,如夸父、刑天、鲧、禹、羿、黄帝、蚩尤等等。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母权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所以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神话英雄的形象以女性为主。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之后,随着父权制在氏族社会中地位的确立和进一步巩固,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提高了,《山海经》里的神话英雄形象变为以男性为主。

无论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女性神话英雄,还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男性神话英雄,他们不仅形象迥异,而且在性格方面诸神之间固然也存在着个性差异。毫无疑问,《山海经》神话故事中的神话英雄形象在性格方面也存在着某些共性特征。

一、女性神以半人半兽的人兽合体神为主,具有人、兽、神的某些性格特征

《山海经》记载的早期的创世神话故事中,不少神话英雄形象是兽形,但大多数是半人半兽的人兽合体神,且以女性为主。

“精卫”是《山海经》神话中较为著名神话形象之

一。《山海经·海外北经》载:“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詠。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我们不难理解这则神话故事中,炎帝的小女儿“女娃”去东海边游玩,不慎掉进大海被淹死了。她死后,灵魂化作一只“精卫”鸟,它花头、白嘴、红足,她想到自己被海水毁灭的悲剧,因此她不断地从西山衔来树枝和碎石子儿,丢进东海,想把它填平。“精卫”是由女娃死后化成的鸟,这一过程本身就体现了神性,“精卫”虽为鸟形,却具有人的性格特征,她锲而不舍、抗争进取。

西王母形象也是《山海经》神话的著名女性神形象之一。《山海经·海内北经》有一段关于西王母的记载:“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说西王母住在昆仑山顶上,她依几而处,头戴方形帽子,他的脚下还有三青鸟,三青鸟每天替他运送食物。《山海经·大荒西经》也有一段有关西王母的文字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文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

收稿日期:2012-01-06

作者简介:陈富元(1966-),男,汉族,青海民和人,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小说。

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另外，在《山海经·西次三经》还有一段文字：“玉山，是西王母之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历及五残。”这分明是在说西王母的外形“像人”，却长着一只豹子尾巴，满口长着老虎牙，且很会虎啸。她满头乱发，还戴着一顶方形帽子。她是上天派来专门负责传播疾病和各种灾难的瘟疫之神，其外形恐怖之极！

我们从《山海经》关于西王母的这三处记载中不难理解，西王母在《山海经》神话中的形象，由“其状如人”，“虎齿”，“豹尾”，“善啸”，“穴处”的野蛮人形象，到后来转变成成为“司天之历及五残”的专门掌管疾病和各种灾难的神，虽无一字提及其性格特征，但我们依然可以感到其性格中的兽性和野性的特征。

女娲，这位母权制氏族社会的女性英雄神形象，也是《山海经》神话故事中的主要形象之一。关于女娲在《山海经·大荒西经》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女娲”形象中增强了人性和神性的元素，“女娲之肠”可以“化为神”，郭注“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进一步补充和明确了这一点。可以说，女娲就是母权制氏族社会所创造的一位女性英雄神。

除了精卫、西王母、女娲之外，《山海经》神话里还有不少的女性英雄神形象，如日神羲和、月神常羲等。关于日神羲和《山海经》里的记载非常简短：“东海之外，甘泉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渊。”就是说，羲和国有个女子名叫羲和，她是帝俊的妻子，她生了十日，常常把十日轮番沐浴于甘渊。关于月神常羲的记载也很简短，“有女子方浴月。帝俊之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从以上极其简短的文字里，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形象，但是，不难理解他们既具有人的特征，更具有神性。

综上所述，这些女性神虽然都属于开辟神系列中的女神，彼此间形象各异，但是由精卫、西王母到女娲，再到日神羲和和月神常羲，她们的形象特征由兽到人兽合体，再由半人半兽的人兽合体到人性和神性的统一体，演进的痕迹较为明显。

二、男性神以人性和神性结合的人神合体，突出人性

《山海经》记载的较晚期的神话中，神话英雄形

象大多是人性和神性结合的人神合体，且以男性为主。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这些神话英雄形象大多数产生于人类原始社会的晚期及文明社会的最初时期，他们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产物。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父权制确立以后，男性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于是在神话英雄形象就以男性神为主。这个时期的神话英雄形象中，虽然还有一些人兽合体的现象存在，但主要是以人的形象为主，具有神性特征的人神合体，是人格化的神。很显然，这是由神性向人性的转变，体现了神落地，人上天的变化过程。

首先，夸父是《山海经》里主要的男性神之一。《山海经》里记载夸父的内容有两处：

《大荒北经》有“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海外北经》有“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从以上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理解为：夸父立志要追赶太阳，赶上太阳后，热得焦渴难耐，于是饮于黄河、渭河。但喝干黄河、渭水两条大河的水，仍不能解渴，又想到北方大泽中去饮水解渴，结果尚未到达大泽就渴死在了半道上。只是前一段文字对夸父所处的环境、装束、身世有简约交代，并且对其逐日行为有微词，说“夸父不量力”。而后一段文字则对其逐日行动似乎有赞扬和叹惋的意味，且用浪漫主义手法寄予了无限美好的前景，“弃其杖，化为邓林。”

其次，“羿”也是《山海经》神话里为民除害的英雄神之一。《海外南经》有：“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大荒南经》有“有人曰凿齿，羿杀之。”还有，平治洪水的鲧禹，《山海经·海内经》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因为“洪水滔天”，鲧为早些解除人间水灾，不顾触犯天条戒律，盗窃天帝之息壤，结果被杀。接着鲧腹生禹，前仆后继；禹作为继承人，不负父望，终于找到治水之法，他同样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抗击洪水长达八年之久，期间三过家门而不入。鲧禹治水，何等忘我！这些都是征服自然神话系列中的英雄神形象，是男性神的代表，但又迥然不同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所出现过的开辟神系中的形象。

到了原始社会晚期,随着家庭和氏族组织的进一步完善,人类的生存能力逐步增强,带来了家庭内部、氏族内部的利益矛盾,引起了部落与部落、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冲突,于是,一批反映社会关系的英雄神话又产生了。“黄帝擒蚩尤”神话就是其中之一。《山海经·大荒北经》载:“有倮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令下天女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炎帝、黄帝族最初生活在西方,发展壮大起来以后逐渐向东方发展。蚩尤是九黎族首领,属东夷,他们的势力不断由东方向西方发展。这两股势力发展到后来,就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处相遇,发生了尖锐冲突。黄帝联合各部落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传说黄帝开战时处于守势,他“使应龙蓄水”,抵挡蚩尤,而蚩尤却请来了风伯雨师,“天大晦冥”,雷电交作,冲破了应龙的水阵。黄帝在危急关头,又请来旱神女魃,使天气放晴。他又制作了指南车,冲破了蚩尤的大雾阵。经过多次战斗,最后黄帝终于擒杀了蚩尤,获得全胜。从此黄帝声名大震,势力也日益强大起来。

“刑天舞干戚”神话也是其中之一。《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刑天”,应该说是中国上古神话中最具反抗精神的神话形象。据传说“刑天”原为炎帝近臣,武艺高强,勇猛善战。自炎帝被黄帝战败阪泉后,他便跟随在炎帝身边,定居在南方。但“刑天”不甘心失败,他一人手执利斧和盾牌,直杀上中央天帝的宫门之前,与天帝(黄帝)争夺神位宝座。二者相斗,帝终断刑天首级,并把他葬于常羊之山。但刑天魂魄不灭,没有因此而死去,又重新站了起来,竟以乳为目、脐为口,左手握盾,右手拿斧,誓与黄帝战斗到底。刑天那种不屈不挠、绝不服输的顽强的战斗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后世之人,常为后人称颂。“刑天”,不只是一位永不屈服的远古战神,更是一位永不妥协的斗士。

又《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颛顼死,这是人应该有的特征,而而复生,岂不是神应该具有的特征。

这些征战英雄神的形象特征,已由神逐渐演变成半神半人,神性在减少,人性在增加。因此,就这

些神话的总体特征而言,其故事接近现实,其性格中具有更多人的性格特征。

### 三、神话英雄具有完美无缺的整一性性格特征

《山海经》里的神话英雄在性格方面具有单纯和明确的特征。很显然,神话英雄的这些高贵品德,正是神话产生时期人们所具有的群体意识,即当时的公共道德标准规定的,神话英雄们的性格特征只是当时人们这种群体意识在神话中的表现而已,所以,在塑造神话英雄形象的性格时回避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 (一)回避了现象与本质的矛盾

《山海经》神话中的英雄们所担负的任务和所成就的功业都是举世无双的,如月神常羲“生月十有二”,所掌管职责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而那些战天斗地的神话英雄,更是世人无法企及的。他们的功劳泽被后世,如果没有了他们,当时人类的生存就成问题。这些英雄神是被高度理想化了形象。他们有着无与伦比的美好品德。然而,就是为了塑造这样的神话英雄,首先回避了事物的本质与现象的矛盾,出现了死后不腐“鲧腹生禹”的超现实神话故事。这是其一。

其二,《山海经》神话中的英雄们几乎都是胜利者。禹的父亲鲧,急于治理洪水,偷了天帝的息壤,结果因为违令而被杀了,似乎是个失败者,但他死后不腐,而且肚子里生出了儿子禹,禹后来接受天帝的指令继承父志,并最终完成了其父未完成的治理洪水事业。从表面看,神话中的鲧是死掉了,但从本质上讲,鲧腹生禹,就鲧而言,是其志未灭,禹的出现,实际上是鲧治理洪水意志的延续,禹治水胜利,就是鲧抗洪胜利。

夸父,可以说是我国上古神话中难得的一个失败者,他在追逐太阳的伟大行动中,因劳累饥渴而死,但是神话的结局又同样是充满希望的,夸父固然死了,但他遗留下的手杖却化成了一片桃林,仍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生命活力,仍然是一位胜利者。这是因为古代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与自然界抗争中遇到的失败和苦恼实在太多了,而胜利正是一切失败者的渴望,失败者有权在幻想中胜利,有权使自己的理想的代表者得到胜利。所以,神话英雄永远是胜利者,神话的结局也充满了胜利的光芒。

#### (二)回避了情感和理智的矛盾

《山海经》神话回避了神话英雄在情感方面的问题。神话英雄们在相互关系上无任何的情感瓜葛,没有凡人的七情六欲,没有欧美神话中那些感情纠

葛。如盘古、女娲等等,都是些独来独往的英雄,虽说大禹有家室,但在《山海经》神话里只字未提。他们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个个威严无比,具有一种特殊的神格特征。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先天神话的内在固有的特质,一是出于后天改造的结果。当然,这也是造成神话英雄性格平面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山海经》神话中英雄形象由于理想化色彩太浓重,其性格特征过于完美,虽然十分高大,但未免单一、呆板,性格方面无变化。很显然,这与现实是不相符的,这充分说明了《山海经》神话塑造英雄形象时让情感绝对服从于理性的又一重要表现。

#### 四、具有古典式静穆状态的平面化特征

《山海经》神话故事中大都是些生而知之、生而能之的神话英雄形象,他们的性格几乎没有任何的发展和变化,处于一种古典式的静穆状态,因而成为一种扁平的性格,缺乏立体感。

神话的创作者们,为了达到创作意图,往往将种种的丰功伟绩堆砌在一位英雄的身上,集万事于一神。至于英雄们为什么去做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怎样去做这么多的事情的,做这么多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思想、感情又如何等等问题,却一概避而不谈。《山海经》神话也不例外,如鲧禹治水神话,只是交代鲧禹治水的背景——洪水滚滚,浊浪滔天。接着就

交代鲧没等天帝下令,就私自盗窃天帝之息壤,去治洪水,结果被杀。至于禹是如何治理洪水的,用什么方法治理的,经历如何思想、情感方面只字未提。还如,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精卫填海、炎黄之战等莫不如此。因而,神话英雄形象的性格也就不免呈现出平面化的特点,缺乏立体感。

综上所述,神话是远古先民,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幻想的形式所作出的具有艺术意味的不自觉的解释,是原始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曲折反映。对于先民来说,神话是寄托着他们的意志和理想,神话英雄就是初民心中景仰和崇拜的神。在现实生活中,人总是有缺陷的,性格也总是多重的,所能完成的事业,也总是有限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变化也会发生。但在神话中,这一切都让位于“理想”的表达,把人们见到过的现实素材经过变易,在组合方式上,也完全不同于现实。而将变易素材打乱重组,就是为了给神话英雄提供一个施展身手的充分条件。在环境的设置方面,完全服从于神话英雄形象的塑造,这也是神话人物性格描绘的原则。被局限的人,总是千方百计设想出不受局限的神,并按照神的需要,制造出服从于神的力量的幻想环境,然后,让神去征服、去战胜这个幻想的特殊的的环境,以此来表达神话时代人类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参考文献:

- [1]袁珂. 山海经校译[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袁珂. 中国神话史[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 [3]张岩. 山海经与古代社会[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 [4]刘上生. 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 [5]王增斌,田周旭. 中国古代小说通论综解[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 On the Myth of the Heroic Images of the Shan Hai Jing Common Features

CHEN Fu-yuan

(Humanities College,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Abstract:** In the book of the Shan Hai Jing, In the early time, it reflects the matriarchal society of the myths heroes, a female dominated, half-human beasts and animalistic features prominent. In the myth of the shan hai jing, it shows male heroic images and the more prominent feature of human nature. It even emphasizes the unity of humanity and divinity. Because of its high unity in creating heroes, it makes the lack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personality of the images of the hero myths. As a result, it has flat, empty features.

**Key words:** Shan Hai Jing; myth; heroic images